



古人谈读书

一言难忘

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

苏禾日

历史告诉我们，艺术的全面繁荣是国家通往文明之路的首要行动。但是，面对如此简单明确的事实，我们却把艺术的大门向广大民众关上了。这样一种唤起强烈愿望又使之落空的教育将会导致失败和不满，我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还要尽最大努力利用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新人：他们热爱音乐，喜欢戏剧，醉心于造型和色彩的美。我们也能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提供满足这些情感的方式。

——（英）怀特海

多戏剧，接着有了一个深切呼唤浪漫精神的跨越海洋的新世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集中在城市、成长于科学时代的人们。我一直担忧，如果我们不用新方法去迎接新时代，维持和提升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水准，那么迟早，那些落空的愿望会转化为狂野的爆发。

——（英）怀特海

怀特海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民族的盛衰与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德国诗人海涅也把莎士比亚誉为“精神上的太阳”。莎士比亚的诗歌与戏剧，无疑给英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助力其“有了一个深切呼唤浪漫精神的跨越海洋的新世界”。怀特海在这里引用了法利赛人的典故，西方文学也经常用来指那些伪君子。怀特海批评他们“沉溺于渺小的治国之术”，同样缺乏精神上的远见，结果也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总之，一个不重视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罗列每个人应该掌握的各种学科是毫无价值的。学科太多了，所有的学科都有值得学习的若干理由。也许，这种知识的过剩状态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对许多重要原理的愉快的无知，使这个世界变得趣味无穷。我非常希望你们铭记于心的是：虽然智力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但智力教育还有一个要素，模糊却伟大，而且更重要——古人称之为“智慧”。没有一些基础的知识，你不可能变得聪明；你轻而易举地获取了知识，但未必习得智慧。

——（英）怀特海

一般而言，智力与智慧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智力主要指人的认知能力，智力的高低往往用智商来表示；智慧则包括智商、情商等多方面的能力，有人认为是由智力系统、知识系

统、方法与技能系统、情意系统、观念与思想系统、审美与评价系统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体系所孕育出的能力。但是，怀特海并不是严谨的心理学家，在他那里，智力与智慧是相对于知识而言交替使用的概念，两者没有严格的区别。正如他所说：“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法。它涉及知识的处理，确定有关问题时所需知识的选择，以及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觉经验更有价值。”人的智力或智慧与知识有关，它是人们获得知识、掌握和驾驭知识所需要的，丰富的知识本身也是智力或智慧发展的前提。但是，智慧和智力又不等于知识。“通往智慧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知识面前享受绝对自由，但是，“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却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方面的训练。知识是智力和智慧形成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必然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知识，必然没有智力与智慧，但是有了知识也并非必然具有智力和智慧。教育的任务，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发展智力、培养智慧。



慢阅读



旅美手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听少儿音乐

汪东林

我应邀参加一场少儿音乐会，邀请者是我的小外孙女（9岁）和她的父母。我们一家驱车在亚特兰大郊区的红叶满山坡的社区公路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了解到，在美国，旅美华侨人家的孩子普遍都有机会参与这类活动。除练习钢琴、小提琴外，吉他也是少儿练习最普及的乐器之一。这是一所坐落在树林中的占地面积不大的钢琴学校，有五六个不足10平方米的钢琴练习室，最大的房间作为演出场地的大厅，满满当当可容纳七八十人。面积也超过七八十平方米。但这里环境僻静而优美，室内典雅朴素的装饰有浓郁的艺术气氛，特别是大厅两侧墙上张贴的欧美和俄罗斯近现代钢琴家、音乐大师的画像，像是在注视着这所小小的钢琴学校，说不定不久的将来，这里也会产生几位艺术大师似的。

这所钢琴学校的主人即校长叶卡捷琳娜女士，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俄罗斯钢琴家。刚开始旅美生涯时，这位女钢琴家办演出，收入竟只够自己开销，于是演出之外她又开始兼职家教，每小时可获三四十美元报酬。由于她的名气和艺术造诣，许多美国人开始慕名前来，请她给自己的子女当钢琴老师，甚至有富翁想聘请她为私人教师，并支付丰厚的工资。这位女钢琴家当即拒绝了这份高薪工作，她表示自己更想接触并教授更多的孩子，因为凭自己成长的经历，她深知艺术之门并不是人人都能登堂入室，更不是以家庭贫富来划分的。艺术可以陶冶每个人的情操，可以塑

造每个人的素养，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特别是一名能上经传的艺术大师，却不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而至少是万里挑一、几十万里挑一的。这位俄罗斯女钢琴家作出选择，停止了演出活动，投入全部身心专心致志地做家教。由于求教者太多，她把上午、下午、晚上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最小的学生才三四岁，最大的学生十三四岁。她的埋头苦干，使她有了可观的收入，每月1万多美元，一年就有10多万美元。于是几年之后，她就有了信誉贷款买下这幢房子和周边土地，正式宣布成立钢琴学校，向亚特兰大全市招生。

美国人的少儿教育（含小学、幼儿园和家庭教育），无论是在课堂，在校园，还是在课余，在家中，在野外，都可以概括成一个字：玩！准确地说，是学中有玩，玩中有学，即便是学校布置的课堂作业或课余作业，也是在“玩”中完成的，几乎没有抄了一遍又一遍或者是反复要求背得滚瓜烂熟的纯粹死记硬背的“作业”。相比之下，本属于“玩”的艺术课程，如练习弹钢琴、拉提琴、学绘画，倒是要认真得多，甚至不排除死记硬背的。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孩子们在钢琴前，练指法，记乐谱，无论是刚刚起步单手练音，还是进一步双手练习曲弹和声，都十分认真，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小鼻尖冒汗。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玩”和“乐”对于少儿十分重要，但“苦”和“累”也不可缺少。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是提高人的素质还是完全为了应试。现在把话题拉回到俄罗斯女钢琴家叶卡捷琳娜兴办的钢琴学校上，这位

艺术家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以其独特的艺术才能和魅力，把以“玩”为中心的少儿引向自愿吃“苦”、以“苦”为“乐”的佳境。这也是她，自然也包括了其他艺术家、教育家的最大的成功。当这场钢琴学校举办的少儿音乐会开幕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气氛是多么庄重：七八十位当听众的家长，穿着正式，与平时随意的着装形成强烈的反差；校长叶卡捷琳娜用一口俄国口音的英语，表情严肃地讲述着本学期以来孩子们的课程和他们的进步；参加演出的孩子们的着装除了款式是少儿的，其颜色竟与大人相差无几……但是当她们弹奏出的练习小品，俄罗斯的、奥地利的、美国的，那欢快而优美的旋律，盘旋在音乐厅的上空时，又仿佛在告诉人们，孩子们身心都全部凝聚在音乐的世界里了，他们是幸福的。也对，这些孩子显然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刚刚懂事的年龄，就已经叩响世界艺术的大门了。



言必有三表

「古人谈读书」系列之三

吴尚之



《古人谈读书》

吴尚之 著

言。这实际上是学风不正、文风不正的表现，误导读者，污染学术。二是读书之道，在于读原著、看原文。读书的主要精力需要用于阅读原著、看懂原文方面，不能本末倒置。如果注释解读的东西背离本义，解读有误，读了则贻害不浅。

王充：虚妄之书不可信

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谈道：“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而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短书’即价值不大的书），不可信用。”

王充在这里谈到了读书的一种现象，即如何对待书本上的东西，如何看待古人书中的记载。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多在竹简、木牍、丝帛上书写文字，人们也常将它们称之为书。王充认为，没有事实根据、内容虚假不真实的书，是不可相信的。有的人以为竹简和丝帛上记载的文字，都是圣贤传下来的，没有不对的事，所以相信它、读它、背诵它。王充在《论衡·感虚篇》中列举了许多书中记载而不可信的例子。如“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虚也。”王充在文中指出，人之射箭不过百步，天上太阳离人数以万里计，尧怎能射到太阳呢？因此书上记载的东西不可全信。但是，也要克服另一种现象，即否定一切。当人们看到内容真实、正确的书与他们所相信的那些内容虚妄的书不一致时，就笼统地说前面那些内容真实的书同样是价值不大的书，这样的判断也是不可相信的。王充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要思考，其中也包括对所读之书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准确的思考。对待古人之书，要加以辨别，多做思考，不能盲从。

柳宗元：读书“三勿”

柳宗元在《柳宗元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谈道：“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恣然（意指笃实）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早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殒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

柳宗元劝告陈秀才，求孔子之道，不要寻求奇异之书，须从孔子之书开始，譬如《论语》等。为此，柳宗元提出，为学求道要慎重选择所读之书，做到“三勿”，即“勿怪、勿杂、勿务速显”。不要寻求荒诞怪异之书，不要选择杂乱无序之书，也不要急于求成。一旦久久用功，自然将得到为文之道。柳宗元谈到的“三勿”，对我们当下读书很有借鉴意义。

汤显祖：善取益者自为益

汤显祖在《汤显祖集·诗文集·艳异编序》中谈道：“从来可欣可美可骇可愕之事，自曲士（即见识不广之人）观之，甚奇；自达人观之，甚平。……假令不善读《诗》者，而徒淫哇之词，顿忘怨创之旨，虽多亦奚以为！……窃谓开卷有益，夫固善取益者自为益耳。”

汤显祖在这里谈到了如何理解和做到开卷有益的问题。有不少先贤谈到读书要多加选择，不读怪语之书，不读非圣之书。在汤显祖看来，看什么书，是否有益，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和立场。见识不广的人，见到平常事都以为是奇事，少见多怪。有见识的人，因为见得多了，见平者不怪，抑或见怪也不怪。如果不好好读《诗经》，而只看淫邪之词，自然也无益。所以，汤显祖主张，浏览群书时，要善于从书中吸取有益之处，如此读书，方才有益。汤显祖提出的“固善取益者自为益”，不仅为我们诠释了“开卷有益”的内涵，也为我们提供了“开卷有益”的钥匙。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更多内容可关注吴尚之著《古人谈读书》。）

墨子：言必有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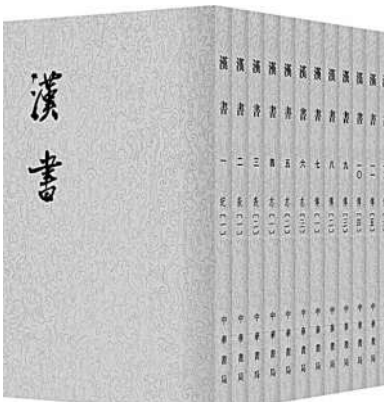
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在这里，墨子为我们提出了判断言论、文章和读物是非对错、真伪好坏的三个标准：第一、要能追根溯本，向上去探究古代圣王的事情；第二、要能推究它的缘由，向下考察百姓耳目的实情；第三、要能用之于实际，就是把它应用到刑事与政务方面，看它是否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为依据，以古代圣王的间接经验、普通百姓的直接经验和国家治理的社会效果为准绳，来判断、评价文章、言论的是非对错与真伪好坏。墨子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见解，就他那个时代而言，具有超前性和独到眼光。就今天的读书学习而言，对我们如何理解、评价古代典籍文献，如何选择、判断阅读内容，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班固：学者之大患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了后世如何对待经典文献及其传注，怎样克服治学的重大毛病等问题。他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两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即后来的人变本加厉），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他告诫我们，后世的人们所看到的经典文献和解释这些经典文献的传注，这两者实际上已经相互背离了。一些所谓博学的人不讲究多闻阙疑，于是破碎文义，强辩立说，背离经文本义，不通古字，破坏文字形体。以至于解说五个字的文章，达到两三万言。后来的人又相互攀比，所以幼童抱守一艺，到头发白后才能讲说，人们安于他所学习的东西，诋毁他所没有见过的东西，最终自己欺骗了自己。这些都是学者的大患。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为学之道，在于守正创新，不能抱残守缺，更不能为了强辩立说，将主要的工夫都花费在注释解读方面，导致破碎文义，背离本义，以至于解说五个字的文章，达到两三万

“古人谈读书”系列之三



部分古书译注

